



译丛主编 赵林

# “自然神论”译丛

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  
——沙夫茨伯里选集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英]沙夫茨伯里 著 李斯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自然神论”译丛

# 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

——沙夫茨伯里选集

[英] 沙夫茨伯里 著

李 斯 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沙夫茨伯里选集/沙夫茨伯里著;李斯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

“自然神论”译丛

ISBN 978-7-307-07540-5

I. 人… II. ①沙… ②李… III. 自然神论—研究 IV. 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0192号

责任编辑:辛凯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h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省荆州市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3.25 字数:328千字 插页:2

版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540-5/B·246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言

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安松尼·阿什雷·库伯撰写的这部大作，是18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堪与洛克《政府论》媲美，而且这部1711年首印的著作，是整个18世纪英国再版次数最多的一部。该书分三卷，其影响力不限于英国，而是风靡全欧洲。沙夫茨伯里作为英国伦理学说中的“道德感”学派创始人而最为人铭记，因此他与18世纪另一位思想家弗朗西斯·哈奇森关系密切。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思想家都与沙夫茨伯里渊源甚深，这些思想家的道德学说都强调道德体验中的情感因素。

这一场道德情操运动的理论基础，当然可以从沙夫茨伯里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出来，但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带任何偏见或事先的视角是最好不过的。不然的话，读者会错失一种风格与质地的丰厚感、一种非同寻常的学问和英国语言中少有匹敌的精微思绪。沙夫茨伯里《论美善与功德》一文，是他声名鹊起的基础，可是，这篇文论在本著作中却是与其他文章迥然不同的一篇，因为该文属于推论性的文章，读起来像是正式的论文。本著作中其他大部分文章都是散论性质的文学作品，其中某些文章甚至很难定性地分类，如《文论杂议》一篇。的确，当人们把这部著作当做一个整体予以考虑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部著作其实是风格迥异的不同文章的汇集。毫无疑问，这种风格的多样性，对沙夫茨伯里本人来说，是一种蓄意的举动，例如，他曾对我们说“理性推导，一旦开始便

没完没了，极有必要打断冗余长篇大论，通过许多不同的扫视与断断续续的视角，把不便于凭借执拗偏好或一眼看不到头的通篇大论表示出来的东西印入人心。”

这正好是沙夫茨伯里最引人入胜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尽管他说的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明白无误，清清楚楚，可要厘清他完整全面的立场，往往不是一件易事，其复杂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例如，在《论激情》一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支持一种畅所欲言但又守纪克制的激情，认为那才是宗教宽容应有的态度。激情这个词语，在当时情势下，一般与宗教联系紧密，总让人联想起“狂热失度”，但又被认为是人的一部分天性。很多人认为，人应该压制这样的激情，而沙夫茨伯里却不以为然，他支持一种松紧有度的宽容观念。可是，到这篇文章的末尾，我们会看到，“总会出现某种过度或躁狂的东西，此时，人们听到的说法或看到的情景，让过于狭小的人心难以容忍。因此，灵感也许可以视作神授的激情，因为这个词本身就表明某种神意的临在，早期教父们称为圣神的那些哲学家就会加以利用，借以表达人类激情中最为崇高的某种东西。”

看完了《论激情》，读者产生的疑问远多于找到的答案。有没有一种形式的激情，是沙夫茨伯里认为并不能恰当地称为美好情操的？若果如此，这种激情跟他那个时代令众多人困惑不已的那种激情是否类似？若不类似，其中的差别又在哪里？激情果真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特征吗？这篇文章暗示的一层意思是，激情源自外在于人的某个地方，可是，在多大程度上，激情才是基督教的一个特征？在这同一篇文章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模棱两可，但它暗示的是某种古老的、前基督教形式的激情。假如存在非基督教形式的激情，那么，基督教形式的激情是更纯洁的一种激情吗？鉴于这篇文章会引发众多不同性质的此类问题，它正好能代表这部著作中其他许多的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仅打开众多可供探索的问题之门，而且还以

五花八门的样式提出问题。《论激情》一文虽然称为“一封函件”，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篇“文论”、一个“忠告”和一次“问询”（按照沙夫茨伯里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就前面的一些文章产生的“狂想曲”和“杂议”。这里不仅有不同样式的内省式思考，而且，在“杂议”一文中，沙夫茨伯里还就他自己的思想提出一些思考意见，让事情越发复杂。这样做，当然会让人读起来趣味盎然，可同样也让人有机会反复回味。人们可以一再回头重新阅读这些文本，每次照样能获得新的见识。这些文章性质各有不同，每篇都还有值得仔细把玩的精微之处，这只会让人看起来兴味无穷。怪不得这本书在18世纪拥有那么大的一个读者群。

既然如此，这部大作后来怎么又变得湮没无闻了呢？人们只能加以猜测：这些彼此不同的写作形式，是不是指向同一层意思的不同方式呢？是不是源自同一个视角的折射式思绪？或者，这些文章是不是仅仅以松散的方式串联起来的、原本互不相干的观点汇集？无论答案如何，都有某种程度的自觉的精妙之处，是沙夫茨伯里置入文章之中，以激发出这许多问题的。这样的精妙之作，是18世纪特有的一种情趣，可是，对于接下来的许多时代而言，如此精妙之作往往变成只有少数人领略的阳春白雪。时代气质的转换与差别，兴许能部分解释为何沙夫茨伯里的这部大作最终不为后世所特别喜好。这部著作透露出来的消息，也许是多重的，远不如后世的一些作品那样将文章的目的和目标以那么透明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的确，沙夫茨伯里恳请读者与他一同思考，这比仅仅请读者抓住文章主旨要困难得多，要求也高得多。另外，沙夫茨伯里指望读者能够费一些心思，这样的话，作者就没有必要非得取悦于已经预先存在的口味或意见不可。从这个角度看，沙夫茨伯里就站在了现代作家的对立面了，现代作家都“竭尽全力顺从读者，在他们面前极尽谦卑，以此博取读者喜好”。而沙夫茨伯里，他写

作的动机旨在激发读者思考，而不是告知、教导或劝说他们相信任何东西。

尽管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对读者的智力反省提出很高要求，可是，他不同的写作风格与作品的多种形式，还是自带有一种特别的美学品位。的确，在他的这部作品里，美学要素显得十分突出，许多人认为，现代美学思想与美学体验的开拓性形式，有很多都肇始于此。18世纪本身极为关注美学话题，本人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沙夫茨伯里不无关系。人们会想到伯克的《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思考》（1757），可是，休谟、哈奇森、斯密和其他一些学者也在自己的理论中给予美学议题以极大的重要性，至少曾给予想象力以如此重要性。

在沙夫茨伯里看来，智性反省的友伴就是美学体验。这些活动不仅仅相互强化，而且还共有某些维度。人们惊异于任何一个理解对象的美，而美好的事物自身也是等待心灵来把握的某种秩序的迹象。亚里士多德说过，最抽象的思维借助想象力就能够加以理解和表达，而沙夫茨伯里向来都意识到这种洞识。《特征》一书诉诸人的智性，也诉诸人的想象力，可是，沙夫茨伯里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也许是第一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即：现代世界可能主要为人的想象力所推动，无论他多么情愿接受理性的指导。的确，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前面提及的那种情操的联结，因为情操与想象力本身都有内在的联结。

沙夫茨伯里相信现代世界将为想象力和情操所推动，因此，他的任务就是要创设一种方法，引导读者进入智性内省与反省，同时接纳想象力的参与。因此，这个美学维度就是智性与想象力之间的联系，是情操与判断力的联系。《特征》一书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正在于大量使用视觉形象，每一篇，每一卷，整个作品，都有这样一些图像。这些图像全都由沙夫茨伯里本人亲自设计，匠心独具、无可挑剔，他要用视觉语言

表述其作品中最主要的一些论题。在包含这些图像的较早期的版本中，对应于各个段落的页码往往都包含在图像里面。

圆形卷首插画代表全书主图，它指的是书中“杂议”一篇里面的两段文章。这两段话原来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有趣的是，这两段话原来都出现在脚注而不是正文里。第一段话引的是马库斯·奥勒留的话：

我们取什么样的视角相当重要，而我们的视角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却应当去除这个视角，之后，就如同绕过海岬一样，宁静随即出现，那是一处无风波的海湾。

圆形卷首插图描绘的是海湾里的船只，此处海湾就是“无风波的海湾”的再现。那些船只就是所谓“绕过了海角”的船只。沙夫茨伯里引述了另一段来自爱比克泰德的话：

水盆与心灵，正如落在水盆上的光线与外表之间的关系。盆里的水动起来，光线似乎也发生了移动，但光线实则没有动。相应地，人在眼花缭乱的时候，发生混乱的不是艺术与德行，而是这两者所属的人类精神。人的意识恢复正常后，艺术与德行也都随之恢复。

读者在圆形卷首插图中看到一只水盆，一束光线就照在水盆上。这个图画上的希腊文本身可以译成“光线所能给予的”意义，这里再次指涉刚才引用的爱比克泰德的那段话。由于沙夫茨伯里为我们提供了翻译上的帮助，这个图画不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文本的洞察力，而且还提醒我们看到重要议题的文本内容。这些图画让人想起17世纪流行的配图画册，有了视觉形象的配合，说教的内容就更容易被人记住。沙夫茨

伯里提供的这些图像促使读者进行更直观的反思。

目前由自由基金会出版的这个版本，把沙夫茨伯里制作的图画按照原来的位置插入文本，这差不多是 18 世纪以来已经出版的英文版中的首次尝试。当然，根据沙夫茨伯里本人的看法，这些图画跟《特征》一书的文字同等重要。在如此漫长的时期里，这本书一直都没有配上原有的图画予以出版，这可能是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过去三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部著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沙夫茨伯里当初希望共同发挥作用的东西，即文字和图画，到后世都是彼此分开和专业化了。今天所谓的“媒体混合”潮流，代表着向沙夫茨伯里当初在表达思想方面的洞见的回归。

配上那些图画，本意是想帮助读者对相当复杂的文本进行分类，可是，那些图画本身也相当复杂。例如，在圆形卷首插图中，读者看到一条蛇的尾巴伸进蛇嘴，有雅典娜的盾牌，还有一头狮子在咬圆柱，马勒与马嚼子、卷轴与一本书、狮身人面像，等等。在这幅图画以及其他许多图画里，所有符号都按照某种意图排列好了，并且应当能够体现沙夫茨伯里的某些意图。仔细研究这些图画，促使人认真阅读原文，反过来也是一样。可是，这些图画里的符号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判然的。某些意象也许是沙夫茨伯里本人才能明白的，也可能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有切身体会的。当前，对这个话题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仅只有费利克斯·帕克纳德尔的《沙夫茨伯里〈特征〉插图研究》算是一个有用的例外，该文发表在 1974 年的《沃伯格及柯诺尔德研究院报》第 37 期上。沙夫茨伯里使用的图画，比较早期的大部分插图绘画本图书使用的图画更复杂，也更抽象，但是，这个事实反倒使我们在研究沙夫茨伯里的个案时更添麻烦。很明显，其中的美学维度对于沙夫茨伯里来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次的自由基金版基本上是 1732 年的版本，包括了《论设

计》及《赫拉克勒斯断案》这两篇文章。当这些文论合在一起时，让我们看到沙夫茨伯里极希望将图像与更广泛的哲学议题联系起来。

可是，说到底，沙夫茨伯里真正希望做好的一件事情，倒是让读者的自觉意识道路上有一线投射过来的光线，对于那些图画，那些文字来说莫不是如此。他邀请读者一起进行智性的探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自我探索的邀约。最重要的是，这份邀约并不是强行让大家趋向自身之外的某一种真理。反过来，大家在阅读迷宫一样的这部著作时，每绕过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做是在自我探索之路上迈出了另一步。如这本读起来并不算太容易的著作的作者自己所说的“仅仅把可以称为人脸的东西显示给人看是不够的，每一张脸都必须是某一个人的脸。”

道格拉斯·登尤尔

# 英国自然神论的兴衰（代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赵林

## 一、自然神论的经验论基础

在 16 世纪的欧洲，南部拉丁语世界中蓬勃开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北部日耳曼语世界中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南北呼应的、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开创了西欧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一个新兴的西方文化正在从旧世界的母腹中挣扎而出。但是在 16 世纪，这两场运动所蕴含的现代性意义并未彰显出来，那个时代的人们仍然生活在中世纪沉郁的精神氛围中，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目的都只是想改变基督教的组织体制和行为方式，而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实质；它们批判的矛头都是指向教会和神职人员，而不是指向基督教本身。因此，无论是宗教改革的领袖，还是人文主义的大师，其基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仍然是中世纪式的，他们所倡导的文化运动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但是他们本人却仍然站在旧时代的门槛上。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是一个“不毛的”时代；布林顿等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士们也无疑地与他们的祖先一样地笃信宗教，轻信人言，满怀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sup>①</sup> 哥白尼的“日

---

<sup>①</sup> [美] 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著，刘景辉译 《西洋文化史》第 1 卷，台湾学生书局 1984 年版，第 20 页。

心说”问世之后，不仅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猛烈攻击，而且也遭到了宗教改革家们的坚决抵制。路德把哥白尼看作“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他责骂道“这蠢才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太阳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大地。”加尔文以《圣经》诗篇中的“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为根据，质问道“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在圣灵的威信之上？”<sup>①</sup>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动摇了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权威地位，但是它却把《圣经》和信仰确立为检验一切真理的绝对标准。路德的口号是“惟独信仰！惟独恩典！惟独圣经！”加尔文则把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推向极端，用坚定的信仰杜绝了任何理性探索的可能性。

这种以《圣经》作为准则来判定真理的做法，在17世纪开始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普遍怀疑。如果说15、16世纪是文学和艺术复兴的时代，那么17世纪则是哲学和科学勃兴的时代。17世纪这个“天才世纪”的时代精神就是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最初肇端于成功地进行了宗教改革（不久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革命）的英国，然后由英国迅速地扩展到荷兰、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最终结出了理性主义的硕果，导致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

普遍的怀疑主义精神是17世纪几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而经验的方法则成为他们共同的出发点。<sup>②</sup>在英

---

<sup>①</sup> [英] 罗素著，马元德译 《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页。

<sup>②</sup>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经验的方法包括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两种。外在经验是指通过感觉、观察、实验对自然规律进行认识；内在经验则是指通过反省、反思对自我意识进行认识。前者从培根开始，结果开创了以“自然之光”或客观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科学和经验论哲学；后者从笛卡儿开始，结果开创了以“内在之光”或自我意识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唯理论哲学。

国，对于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所滥用的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的怀疑，使得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建立了经验归纳法，它成为近代实验科学和经验论哲学的重要工具。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宣称“我要直接以简单的感官知觉为起点，另外开拓一条新的准确的通路，让心灵循以行进。”他认为当下流行的逻辑和概念不仅无助于人们探寻真理，而且还给人类的心灵制造了种种“假相”（“种族的假相”、“洞穴的假相”、“市场的假相”和“剧场的假相”），因此，“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摒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sup>①</sup>

培根虽然在哲学领域中运用怀疑精神和经验原则对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宗教氛围的影响，在神学领域中他却未能把这种怀疑论和经验论的立场贯彻到底。对待信仰问题，培根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坚持“双重真理”的观点，承认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自然理性是不可能认识“以神的谕令为根据”的启示真理的。

培根开创的经验论原则被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推向了极端，从而在宗教观上达到了无神论的结论。霍布斯不仅用经验论原则批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而且还把这种经验论运用到对上帝的解释上。正如在政治学上他反对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用“君权民授”理论（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君权神授”理论以说明世俗权力的根据一样，在知识论上他也反对启示真理对于自然知识的优越性，坚持把经验作为惟一的根据来判断一切知识。他把广延性当作物体的本质属性，而所谓知识就是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物体的产生过程和具体特性，并且从中寻找规律。他

---

<sup>①</sup> [英] 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 《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4页。

说道“哲学的任务乃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性，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所以，只要没有产生或特性，就没有哲学。”<sup>①</sup>在霍布斯看来，神学所研究的上帝既没有产生过程，也不具有广延等物理特性，更不能加以组合或分解，因此它不属于哲学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霍布斯就把上帝从知识论中彻底清除出去了。“他认为，上帝和真正的知识完全无关，因为如果神学家们所说的是真实的，而且上帝里没有运动的变化，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无从知道上帝。”<sup>②</sup>霍布斯像极端的唯名论者一样认为，所谓“上帝”不过是人们以讹传讹的一个名称而已，正如盲人心中的“火”观念一样，只是道听途说的结果。他指出，当人们在追溯一个事物的原因时，总会发现在原因背后还有原因，这样一直推下去，就会引出一个“永恒的原因”（即第一因）来。人们往往出于信仰而把这个假设的“永恒的原因”称为上帝，实际上他们对此却没有任何清晰的影像或观念。霍布斯克服了培根的“双重真理”观，明确表示“哲学排除神学”，哲学排除一切不是靠着自然的理性，而是凭着神秘的启示和教会的权威而得出的结论。他在巨著《利维坦》中主张用法律和科学来取代神学，认为一个由法律来维护理性、和平、财产和社会交往的集权主义国家——“利维坦”——就是一座世俗化的上帝之城。

在17世纪，“霍布斯主义”几乎就是“无神论”的代名词。事实上，如果坚持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必然会导致怀疑上帝存在的无神论结果，因为仅仅通过（外在的）感觉经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自然界中找到上帝的身影的。在宗教气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4页。

② [美] 胡斯都·L. 冈察雷斯著，陈泽民、孙汉书等译《基督教思想史》，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年版，第996页。

氛仍然十分浓郁的16~18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它首先从托马斯主义的“双重真理”观出发，以一种英国式的审慎方式把上帝名正言顺地请出了作为经验理性研究对象的自然界，使上帝成为一个置身于自然之外和之上的超越的创造者，并用上帝的名义来保证自然界的和谐与秩序；然后才能以一种同样是英国式的条分缕析的经验归纳法来对上帝赖以存在的各种论据进行批判性考察，彻底从知识论中消除上帝。这个从弗朗西斯·培根一直到休谟的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英国自然神论的兴衰过程。

英国自然神论（English Deism）是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孪生兄弟，可以说，经验论哲学、实验科学和自然神论在近代英国文化中具有一种“三位一体”的微妙关系。培根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而与培根同时代的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Herbert, Lord Edward of Cherbury, 1583~1648年）则被后人称为“自然神论之父”。那位使经验论原则系统化和彻底化的霍布斯，也是自然神论的重要奠基人，他甚至被称为“第二位自然神论（之父）”<sup>①</sup>。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重镇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和实验科学的巨擘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年），为自然神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基于经验证据和归纳、类比方法之上的经验理性（或自然理性）构成了自然神论的思想根据，当经验论原则在休谟那里被推向极端，从而对经验证据与归纳、类比推理的结论之间的必然性联系提出质疑时，自然神论就开始面临着灭顶之灾，而经验论哲学也同样走向了死胡同。

---

<sup>①</sup> 参见 [美] 克劳治著，胡加恩译《基督教教义史》，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页。

## 二、英国自然神论的发展梗概

英国自然神论并非一个独立的宗教派别，后世诠释者们对于自然神论者的范围界定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从基本的思想倾向上来说，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几乎所有提倡理性主义和启蒙意识的思想家都与自然神论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思想家又不能简单地被列入自然神论者的名单里。但是尽管众说纷纭，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却被公认为是英国自然神论的奠基者。这位放荡不羁的自由思想家1624年用拉丁文在巴黎出版的《论真理》一书，通常被视为英国自然神论的第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赫伯特勋爵对真理的一般条件和定义、真理的类别等问题进行了仍然带有经院哲学繁琐气息的探讨，因此该书也被认为是第一部出自英国人之手的纯粹形而上学著作，引起了同时代欧洲哲学家们（包括笛卡儿）的关注。但是，《论真理》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真理本身的形而上学辨析，而在于它所提出的“共同观念”（common notion）的思想。赫伯特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来说明“共同观念”。所谓“共同观念”就是天赋的自然本能，是人心中与生俱来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赫伯特把直觉上的清晰明确看作“共同观念”的基本特征，把普遍赞同看作“共同观念”的标志，认为最高的真理——智性的真理——是建立在“共同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所有与“共同观念”相矛盾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真理。<sup>①</sup>在实际上是作为《论真理》一书的附录的“宗教的共同观念”一章中（正是这一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才使赫伯特成为“自然神论之父”），赫伯特把关于“共同观念”的思想运用到宗教问题上，从而得出了上帝

---

<sup>①</sup> 赫伯特关于“共同观念”及其清晰明确和普遍赞同的标志的观点，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洛克则在《人类理解论》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

印在人心中五条基本原则。在这一章中，赫伯特首先对盲目地接受启示的做法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个人有权在教会的权威之外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共同观念”则是确定宗教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这位天性狂放的勋爵公然宣称“任何一种对某个启示大肆宣扬的宗教都不是好宗教，而一种依靠其权威性来施加教训的学说也并不总是最为重要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毫无价值。”“我们应该依靠普遍的智慧来为宗教原则确立根基，以使任何真正来自于信仰之命令的东西，都能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就像屋顶是由房子所支撑起来的那样。相应地，我们不应该在没有首先深入探究其威信之来源的情况下，就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信仰。读者会发现，所有这些思考都是以共同观念为基石的。”<sup>①</sup>赫伯特指出，作为一切宗教的普遍的、合乎理性的共同根基的，是如下五条先天原则或“共同观念”：

1. 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
2. 上帝应当受到崇拜。
3. 美德与虔诚的结合是宗教崇拜的主要方面。
4. 人总是憎恶自身的罪恶，并且应该悔改罪过。
5. 死后将有报偿和惩罚。<sup>②</sup>

赫伯特强调，普世教会只有建立在这五条原则之上，才是绝对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不同教派之间的敌意与冲突。这五条原则后来被称为自然神论的“五大

---

① [英] 爱德华·赫伯特著，周玄毅译《论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

② 参见 [英] 爱德华·赫伯特著，周玄毅译《论真理》第九章“宗教的共同观念”。